



红棉渡

罗 滨 著

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

红棉渡

罗 滨

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

红 棉 渡

★

著 者：罗 滨

出版发行：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
(香港上水新成路93号)

印 刷：梅县印刷厂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

7.8印张 17万字

1993年6月第一版 1——2000册

ISBN—962—450—486—5/D·40067

定价：港币6.9元 人民币6.9元

目 录

序 编 红棉花胜火

- (1) 啊, 红星报..... (1)
- (2) 红棉树的故事..... (4)
- (3) 阿莲就是我..... (13)

上 编 跃上老鹰崖

- (4) 把背包带来..... (19)
- (5) 水老虎事件..... (21)
- (6) 你猜我老公是谁..... (26)
- (7) 嗨——嗨..... (32)
- (8) 大叔, 您好..... (37)
- (9) 伙计们哟..... (45)
- (10) 逃脱虎口..... (50)
- (11) 火..... (56)
- (12) 老鹰崖..... (62)

中 编 (之一) 渡头闻号角

- (13) 一朵石榴花..... (69)

(14) 勾结.....	(75)
(15) 孤剑冤魂.....	(83)
(16) 抓壮丁.....	(88)
(17) 这是第十支.....	(94)
(18) 拔钉子.....	(98)
(19) 捉舌头.....	(105)
(20) 船桥.....	(110)

中 编 (之二) 三窟擒狡兔

(21) 后勤部长.....	(123)
(22) 渡头激战.....	(132)
(23) 追风的烈马.....	(140)
(24) 土行孙来了.....	(147)
(25) 活捉黄蜂刺.....	(151)
(26) 重见天日.....	(158)

下 编 飞鸟出樊笼

(27) 水边画眉.....	(169)
(28) 纵蛇咬人.....	(175)
(29) 小火轮上.....	(183)
(30) 看守所的博士们.....	(189)
(31) 实验, 实验.....	(196)
(32) 冲出樊笼.....	(205)

(33) 全速前进.....	(213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跋 编 赤惘论春秋

(34) 顾而问之.....	(219)
(35) 战地鸳鸯谱.....	(225)
(36) 彩虹之梦.....	(234)

(1) 啊，红星报

沐着和暖的春风，踏着雨后的斜阳，我来到去年冬天才划分出来的渡口乡。这个地方西靠莲花山脉，东傍浩瀚韩江，峰峦迭翠，地势雄奇，风景如画，令人流连忘返。

接待我的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同志。她，头发花白，额现皱纹，但脸色红润，两眼炯炯有神，性格开朗，谈笑风生。她是这个乡的副书记，叫陈莲，名字听起来陌生，但见面后总觉得是什么地方见过似的。

“前几天就接到由县上转来的通知，说地区党史研究室要派人来‘抢救’什么资料。你们早就该来了，天晓得什么时候人家会捡起我的骨头去作鼓槌呀！”陈莲说完，大声笑了起来。

我说：“这说明你这位乡领导人很重视党史资料工作，我这次来一定会得到您的大力支持的，谢谢您！”

“哎哟！工作还没开头就说谢谢了呢。”她又爽朗地笑开了。过了一会，陈莲说：“明天早饭后，我要上县开会，只今天晚上有空，我们就抓紧一点吧，嗯？”她边说边从书桌里拿出前些时候我们寄给乡党委的回忆提纲。

“我带了轻便的录音机来，如果您准备好了，我们就开始录吧。”我把录音机放在桌子上，就要按键开录，她提议道：“在我这里，除了我这份活材料外，还有几份死材料，你可以利用录音的时间，躲开我去看看，但不许偷走，啊？”

在她的笑语中，我也笑着说：“我是个光荣的党史工作者，还能是个小偷？”

“红棉”！她朝里屋喊了一声。随着“哎”的一声，走出来一位十八九岁的女青年。她穿着一件花格子的上衣和灰色的裤子，留着短发，圆圆的脸，水灵灵的大眼睛，使我感到她同陈莲有几分相像，从而也使我再一次在脑际上浮起似曾相识的感觉。我正想问一声“她是谁”时，陈莲又对女青年说：“你把档案室的三号卷宗拿出来，让叔叔在房里仔细看看，你可别吱吱嘎嘎的打搅他，懂吗？”女青年会意地点点头。

我把录音机一打开，陈莲便一句句在讲她的革命回忆录。然后，我随着女青年，进了档案室。这个放档案的房间很简陋：一张桌子，两条长凳，两个柜子。除此之外，壁上贴着一幅毛主席像。红棉打开柜子门，取出一个卷宗，放在桌上，说一声“叔叔，请！”就出门去了。

这个卷宗里，有一份全县的烈士名册，几张烈士生前照片，两本解放战争时期留下的油印书，一本是毛泽东同志的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》，另一本是刘少奇同志的《论党》。卷宗的底层，折叠着几张油印的报纸，我打开一看，“红星报”三个大红字赫赫然映入眼帘。“啊，竟在这里找到了你！”我高兴地喊了起来。

“叔叔，有事吗？”门外的女青年走到档案室门口问道。

“不，不，没事……”我应了一句，然后，又沉浸在战友重逢般的喜悦和激动中。这些油印《红星报》，是我一九四八年春天在游击区参与编辑和刻印的。它们都凝结着我和战友们的血汗。35年来，我无时不在渴念重新见到它

们，但总找不到；现在居然是在这个山沟里见到了它，这能不使人激动吗？我用兴奋得有点颤抖的手，一页一页地翻，忽然，一篇《红棉树的故事》，再次使我“啊”了一声。

(2) 红棉树的故事

这是我在一九四八年春天写的一篇报告文学，讲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我在明亮的电灯光下，一字一句地读起来：

这天的大清早，江边薄雾弥漫，山上百鸟啁啾，船工的女儿阿莲喜冲冲地快步来到渡口，在树旁石墩上坐了下来。在她身边，有一株英姿挺拔的红棉树，正在繁花怒放。近看，它像一把火炬，在江边熊熊燃烧；远看，它又象一面战旗，在风中飘扬。

年纪只有十六岁的阿莲，她的心也像红棉花一样火红。她在想：在我们这个渡口一带，从河岸到山顶，几乎每一种花草，爸爸都给我讲过它们的故事；从村南到村北，几乎每一家一户，爸爸都给我讲过它们的历史。这么好看的红棉树，难道就没有一个好听的故事？她在呆呆地想着，想着。爸爸近来有一些奇怪的表情，浮上她的记忆中来：那次自卫队到渡口贴告示，爸爸气愤极了，他久久地望着红棉树，把拳头握得“格格”作响；还有一次，船家伙计们在渡口喝茶，谈到乡长黄峰刺时，他欲言又止，随后，又深情地望着红棉树；那天，听游击队长说，红棉渡将要成立民兵班啦，爸爸心情很激动，又一次呆呆地看着红棉树……爸爸这些表情和举动，就是使阿莲猜不透啊！现在，阿莲在这树下，不自觉学着爸爸的样子，也目不转睛地望着红棉树。她望着望着，一系列关于红棉树的疑问，出现在心底里：

红棉树，为什么全身长满像铆钉一样的大刺？

红棉树，为什么花朵特别鲜红？

红棉树，为什么这样高大挺拔？

红棉树，为什么独自长在这江边？

.....

阿莲在石墩上坐着，坐着，又想到那天乡长黄峰刺和他的狗腿子窜来渡口的情形。黄峰刺说：“十六年前这里没有这红棉树。后来是谁把它栽在这里呢？快砍掉！”敌人为什么这样害怕红棉树呢？.....

阿莲伸手拈了一朵最大的红棉花。这花，多么鲜艳，多么逗人喜爱。这时候，爸爸昨天说过的一句话，又回响在她的耳边：“我们渡口的红棉树，是烈士的血浇种的，我们都不要忘记啊！”

阿莲想到这里，“腾”地跳了起来，大步跨到渡船上，心急火燎地喊道：

“爸，你给我讲讲红棉树的故事啊！”

正在船舱躺着的老渡工洪伯，听到女儿激动而焦急的喊声，知道阿莲的心同自己的心一样，在翻腾，在激荡。其实，洪伯一夜没合眼，他一方面警惕渡口会不会在夜里发生什么事，一方面在反复思考：现在，孩子已经长大，要让她懂得苦难的过去。在这个斗争的紧要关头，该把红棉树的故事告诉她了吧？

阿莲的喊声，像一阵铁锥，敲打着洪伯的心。他翻身坐起来，望着随风飘落在船头和水面的红棉花朵，又望望焦急得满脸红霞的女儿，便下了决心：是到了该把十六年前的事情讲给下一代听的时候啦！

洪伯走到船头坐下，招呼女儿坐到自己身边。他对着满树红棉花，对着奔腾的韩江，对着飞马崴的雄姿和满天的朝

霞，讲起了关于这棵树的故事。

一九三二年春天，在这飞马崙山区，有一支红军游击队，在赤卫队的配合和人民的支持下，英勇善战，神出鬼没，打得敌人闻风丧胆，丢盔弃甲。后来，国民党先后派来几个营的兵力，到处搞烧光，杀光，抢光的“三光政策”。游击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坚持斗争，同敌人打了七天七夜。山村里，有一户人家，是山下渡口船工，男的是赤卫队长，女的是赤卫队的宣传员，他们还有个一岁的女儿。

红军游击队同这一家人患难与共，鱼水情深。粮食吃完了，一起爬山挖猴头，摘蕨心，找野菜，掘竹笋，在艰难困苦中坚持战斗。到了后来，有一批战士得了拉血病，战士们被折磨得有气无力，面黄肌瘦。男渡工天天上山找草药，都没法治好这种病。女渡工想到曾经有人用红棉树根煲母鸭，治疗好这种病。但是，这村里没有红棉树，邻近村落也没有，只有五十里外的热水坑才有。于是，女渡工化装成回娘家的样子，瞒过敌人，从花篮里带回红棉树根和红棉花来。当她回来时，红军游击队已经乘夜撤走，只留下一个重病号在地窖里。

这个战士年纪只有二十多岁的样子，他对渡船工夫妇讲了许多革命道理，使夫妇俩更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念。在渡船工夫妇的细心护理下，这个战士的病逐渐好了。过了几天，战士接到上级的命令：二十四小时内，到河东热水坑集中待命。时间十分紧急，如果不及时渡过河去，战士就可能与部队失去联系。可是，渡口还有敌人在监视着。怎么办呢？他们三个人一起商量，最后，作出了决定：“午夜两点钟，沿涧水沟下山，用渡船把战士送过河东去。”

午夜，渡口夜色茫茫，水声哗哗，一只渡船，从河西往

河东划渡。男渡工在撑篙，女渡工掌着舵，小宝宝在她怀里安睡。战士头戴红星帽，身穿灰军装，腰间挂着驳壳枪。三个人的心紧紧地贴在一起。船到河中间时，发现对岸有动静，原来是有敌人在埋伏着。

战士手擎着短枪，说：“撑吧，我来掩护你们，一齐冲过去。”

男渡工说：“我们的船现在不能直向对岸划，只能往右边斜斜地划过去……”

女渡工说：“对，船往右边斜斜地划过，孩子他爸带同志下船由沙滩上去，我调转船头引开敌人。”

对岸确实埋伏着团防的一个班。他们知道渡口西岸上还有零散的红军，所以，派了人在渡口东岸扼守着，他们宣称：“宁可错杀九十九，不可放走一个！”

黑夜中，渡船向右前方撑过去。

忽然之间，敌人的头目大声说道：“快给我打！”接着，一阵枪响，子弹“嗖嗖”地射到船上来。

这时，渡船在摇摆着，晃荡着，渡工拼命把船撑到附近靠东岸一个沙滩上。男渡工领着战士，飞快地走上陡峭的河岸，向热水坑方向前进。

女渡工放下孩子，急速调转船头，往上游撑去。她撑了十把丈远时，发现船舱正在进水。只好插好船篙，准备堵好漏洞再撑。她在紧张地寻找漏洞，可是，天太黑，一点也看不见。这时，东岸的敌人头目大声吼道：

“快冲过去，抓活的！”

敌人亮着手电筒，从沙滩边冲过来，有几个会泅水的，正在“扑通，扑通”地跳入河中，朝渡船方向游来。眼看敌人快到船边了，情况十分危急。女渡工操起竹篙，在黑夜中

猛地扫去，敌人“啊唷！”一声跌入河中。敌方一阵连发子弹打了过来。这时候，女渡工只觉得右胸一阵麻痹，有股热乎乎的东西向下流。但，她感觉有敌人从船头爬上来，再拿起竹篙，横扫过去，敌人跌入河中，竹篙也滑落了。她摸到一把锋利的菜刀，等在舱口。在黑暗中，她看到那个被打落在河中的敌人，又像负伤的恶狼一样爬了上来。女渡工操起菜刀，“卡，卡，卡！”连砍几刀，敌人跌下去了。这时候，船开始下沉了，酣睡中的小女孩“哇”的一声哭了起来。女渡工说：“孩子，别怕，妈在这里！”孩子一听，不哭了。女渡工随手拿来一只洗米木盆将女孩抱到盆里，放入河中，自己推着木盆，向渡口游去。

好久，好久，敌人在沉船上发现女渡工不在了，又仓惶打了几枪。黑暗中传来敌人头目在岸上的问话：“抓到了没有？”

河里有那个敌兵回答：“全部消灭了！”

女渡工带着重伤，推着木盆，顺流游了下去。她全身疲乏，伤口麻疼。但，这些她全不顾。她心里只有一个信念：孩子一定救出来，孩子一定会得救的。

黎明前两小时，女渡工终于顺水慢慢地把小女孩送到了渡口。她不断喘着粗气，用尽全身力量，把女孩往岸边的码头上一放，自己也扒在一块石头边。

却说男渡工带着战士，盘山穿坳，越过悬崖，跨进森林。第二天上午，战士走不动了，男渡工便把他背在背上，爬山涉水，中午时分，终于到达目的地。

战士准时回到了部队，战士们紧紧地拥抱男渡工，舍不得他回去。红军游击队的负责同志知道这位渡工是赤卫队长，便送给他一只虎纹海螺作纪念，并意味深长地对渡工

说：“‘嘟角’响连天，胜利在前面！”

渡工激动地接**过**海螺。几个钟头后，他回到渡口。他迅速地沿着东岸河边小路。走到上游大沙滩附近，发现自己的渡船已沉在江中，只有船尾还看得见。于是，他心急如焚地奔到沙滩，涉过浅水，来到船边，看到船尾上边有几处血迹。他意识到：这船上的血并不是随便流出来的。可是，小孩和妻子现在在哪里呢？她们还在人间吗？船工下水到船头舱中摸了一下，发觉有把菜刀。他想，菜刀原来放在船尾，怎么会走到船头呢？他边想，边把船用力又**搽**又拉的弄到浅滩，用竹篙插好。他拿着挂在肩上的海螺看了一下，游击队**首长**的话，又响在耳边：“嘟角响连天，胜利在前面！”

渡工比任何时候都更想念渡口，比任何时候都更想念家里的人。于是，他把海螺挂好，跃入河中，向下游迅速游去。他一边游，一边注意河中所有的浅滩、潭角、礁石丛……因为他想，昨夜的战斗也许还有什么痕迹留下来。当他游到一丛礁石边时，果然发现了一个敌兵的尸体。他游过去，看见这个死尸额上挨了深深的三刀，胸前被撞伤，肿得很厉害。这时，渡工心里在喊：“孩子他妈，你真是好样的！”

渡工继续往下游去。这时候，岸边小道上，急匆匆地走来一个邻村的铁匠，一见到渡工，就说：“快，跟我来，救人要紧呐！”

渡工跟着铁匠，来到一座树林中的山寮里。在灶间，女渡工躺在干草铺的地面上，正在昏迷不醒，她脸色苍白得怕人，胸口一大滩血迹。渡工大步跨进去，握住她那冰冷的手。女渡工慢慢醒了过来，在昏暗的灯光下，看见亲人的脸孔，劈头一句，就小声问道：

“红军同志……送到热水坑……没有？”

渡工点点头，说：“安全送到了，放心吧！”

女渡工苍白的脸上，现出了一丝安慰的微笑。过了一会，女渡工额角上沁出了豆大的汗珠。铁匠一看急得不得了，在寮子里找这那。这时，只见女渡工睁开眼，断断续续地说道：“我……放心了……”

这时候，渡工把她抱在怀里，竭力想用自己炽热的胸膛去温暖妻子那逐渐冰冷下来的身子。铁匠又把半碗饭汤往女渡工嘴里灌。

女渡工轻轻地摇摇头，说：“伯……不要了，谢谢你！”然后又望着男渡工，断断续续地说道：“我们的孩子，长大了，……一定要扛枪……韩江上的人……要革命……到底！”说完，她就安祥地合上眼睛。

这时候，男渡工紧抱着妻子，失声痛哭。

铁匠没有哭，只是把拳头握得“格格”作响。男渡工回过头来，看了一下铁匠那铁锤般的拳头。这拳头，给了他多大的启示和力量啊！终于，男渡工抹干了眼泪，伸手紧紧握住铁匠的手。在铁匠的帮助下，渡船工掩埋壮烈牺牲了的妻子，也在心里埋下了复仇的种子。

第二天，铁匠指着小女孩对渡工说：“孩子是革命的后代，有了孩子，就有希望。定要好好把她抚养成长。”

男渡工在悲痛中看到了希望。他心里想道：“孩子没有妈了，我一定要负起父亲母亲的双重责任来！”

过了不几天，这个渡船工又回到了他战斗的岗位，在渡口撑船，放哨。他背着小女孩，手执妻子留下紫檀桨，船中藏着赤卫队的长枪。他知道，红军一定会回来的，革命终究要胜利的。所以，他对自己的处境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。他

经常自豪地念自己编的快板：

我有三件宝：

檀桨、钢枪、小宝宝。

船儿没桨不能行，

闹革命没枪闹不了。

我的小宝宝啊，

将是韩江一代女英豪。

渡船工为了纪念光荣牺牲的妻子，从远地把一棵红棉树苗栽在渡口。

红棉树在风雨中一天天长大了。男渡工看见她，坚持革命，斗争必胜的信念越来越坚强了。

红棉树在雷电中一年年成长了，终于开出了花，结出了果。

小女孩也一年年成长了。她跑到树下，坐在石墩上想：这红棉树真好，每年都要开一次花给我玩；这红棉树真威武，看到敌人要从这渡口经过，就伸出大手，恨不得把敌人打倒在河里；这红棉树真机灵，看到坏人要来伤害它，它就全身长了锋利的刺……

洪伯讲到这里时，阿莲激动地问道：“爸爸，那个勇敢的船工一家姓什么，叫什么名字呢？”

洪伯也激动地望着阿莲那双带着热泪的眼睛说道：“这一家姓洪。”

阿莲一听，“啊？！”的一声，淌下大滴热泪。

洪伯伸出颤抖的大手给阿莲抹去挂在脸上的泪珠说：“他的唯一的宝贝孩子就叫洪莲。”

阿莲一切都明白了。她扑倒在洪伯的怀里，痛哭起来。洪伯听着孩子的哭泣声，心里也像刀割一样，但他没有哭，